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桃花女陰陽鬥傳 第十一回 惱婚姻需索聘物 請兇煞中毒施謀

當時桃花小姐一聞父母許了周家誑親之約，不待兩老說完，桃花小姐怒氣沖沖，坐立不定，在椅上倒撲跌下。正是： 嬌花經雨底無力，弱柳臨風舞不勝。

任太公兒女翻撲跌在地下，夫妻二人唬得魂不附體，連忙一齊上前，抱扶起道：「我的嬌兒！何故如此？」竟哭將起來。這桃花小姐坐定，帶悶道：「爹娘作事好不三思，受人圈套也！這是周公之計謀也，如今中其計了！孩兒算得周公並無什麼公子，且夫人已是早亡過了，只有一女，今年已是十六歲了。如今一刻要娶女兒，三日就要過門去，孩兒大料是為著彭家哥哥之事。只因見孩兒破了他的八卦，羞惱變成了怒，今日來求親，是想用法置死孩兒的。只此怕孩兒要與父母永別，再無見面的日子了！」任太公夫妻聽了這話，唬驚的發呆道：「好端端的，為何說出不吉之言？」桃花女原不是個凡人，料事如見，忙掐指一算，已明透洞理：「十九日是個兇神下降，大敗的日子，周公擇此日子，要衝死孩兒！」太公便大怒道：「周公如此可惡！而來計害。老漢不要這條老命，與他拚了！到官府理論，也不怕他！」把頭上的花紅拔了下來，揉的稀爛，地下揉踏數下。

桃花女暗想：「我既奉玉旨下凡，來破周公法，料躲不過，不如安穩兩老之心，免他著急。」便道：「爹娘放心！此乃天數，女兒也不怕他！只是養兒一場，並無一些報答，乃負卻父母大恩。」任太公夫妻聽了，雙垂珠淚道：「這樣不利凶日子，如何允得他的？」桃花女道：「別人遇之有害，女兒可能破解。別人尚能救脫，今日到自己身上，難道反不會救？爹娘放心，女兒不怕！此去不過三日便回來。只道是要周公給女兒幾件東西，便依他日子。」太公聞言，大喜道：「比如要周公些什麼。我好叫蔣媒去取。」桃花女道：「這不是奇難物。要二尺紅綾，花轎上繡上八洞神仙，花轎要用雜色綢結成，空的寶瓶一對，內放五穀鬘斗一個。花轎一到門，用檀香柏葉，放在瓶內鬘斗中燒，要他家人一個，提著鬘斗，繞轎三匝。方才進門。大門二門，要馬鞍一個，方門一個，新人下轎跨過馬鞍，然後才拜天地。再要他家自大門起，直布彩氈到內堂，新人一下轎，腳要不占坭。還要他家的彭剪到來，听候我們使喚。若周公有一件不許我們，女兒就不允嫁到他家。又只要教他的公子親來人贅。爹爹可即照此急備周全，不得少誤！」當下任太公一一記清，又取過文房四寶，逐一開列紙上，俱依著女兒所說出之物，一件件無差。夫妻又知道女兒有此本領，不怕周公，定然無妨，便把憂愁撇去，也歡喜起來。又喚：「我兒，你說能破他的法，爹娘自然放心。待蔣媒來，就叫他與周公要取這些的東西便了。」兩老才歡歡喜喜的出了後園。桃花女仍在園中打點破周公的法不提。

再說蔣媒與許成回府，見了周公，就把「任太公許親，十九日過門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周公聞言大喜，此時賞了蔣媒銀子，又賞許成十兩白銀，又恐怕任太公夫妻反悔，吩咐蔣媒與許成登時備全聘禮、酒盒各物，喚了府中幾個僕婦跟隨，紛紛牽羊擔酒，竟到任太公家下禮物。

到任家，任太公便叫內使們自在大堂上待茶，女客請至內室。但禮物不用過日，一概教人抬入大廚房去。蔣媒與幾個僕婦進了內房，朝上叩頭，言道：「任太公、任太太恭喜！」這回老安人叫聲：「蔣媒，我問你，你辦事為何這樣糊塗？如今誑親的事我倒不惱，只是不該擇個十九日，乃大兇煞日。周公爺是個明理之士，為何不察看，竟拿紙棺材來糊糊塗塗瞞我？我如今也不追究了。但你回去說知周公爺：將上轎所用的東西預備，若少一件不給預備，莫怪我們悔口。憑他家去告官，我願吃官司！」蔣媒忙謝過，解曰：「老安人請息怒！若要些東西，只怕世上沒有；如果有的，小婦人包管教周家辦齊，決不食言。」任太公道：「也不是世上沒有的，不過是日用的物件。這裡有個紅單，上面開明白。你且拿回府中與周公爺，照單上送來也罷。」把紅紙單遞去。蔣媒接過，但認不得字，叫：「太公，你一一念過，看是什麼的東西？」太公便把單上寫的物件說完。蔣媒笑道：「我只說天上少，地下無的，原來是這些東西，不難，不難！包在小婦人身上，不少一件！」

任太公道：「煩你對周公爺說，今日要的物件是個卜陰陽先生算來，說日子太凶，要這東西，或者解得，若不然，就要犯死我女兒，故此囉嗦。但我是個小民，既不肯食言賴婚，周公乃公侯貴人，不要吝嗇不辦。你們且回罷！」蔣媒諾諾，連連答言，忙與眾人拜別太公，飛奔回府。見了周公，又言：「任家好利害也！好像他們有個耳報神一般，公爺的事也一一先知。」又把太公所要之物紅單遞上。周公接來一看，道：「不難，一一依他。你可速速回報個信，說孤件件准依。至臨期，教彭剪送過去，且聽他使喚就是。」蔣氏聽畢，又往任太公府裡說了。

原來周公的《天罡神書》止有占算之法，並無破解之用。至此周公把桃花女所要的東西看輕了，不在心上。到了十八日黃昏時候，周公獨坐在書房推算那些兇神下降的方位，就知四絕、四滅星在東北，哭喪在北，天羅、地網在東，鬥木犴、鬼金羊、卯日兔、星日馬在東北角。心中大悅言：「群凶聚合，又與孤這所房子甚合方向，不用去勾齊。若是別人，只用向一方，就可治他性命。孤想桃花必有些本事，況且要了許多東西，安知不是解法？倘被他弄了手段，逃脫此難，反顯他之能，孤有何面目？今做個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量這些兇神惡煞下降的方向，他必算不出。孤何不再暗暗勾上幾位惡煞，在各方等候這個陰人？只看他的花轎一過，不拘遇著那位兇神，就把這個狗賤的性命結果了！縱有法術，也教他顧不得許多！」定了主見，忙去沐浴更衣，取了《天罡神書》揣在懷中，提了天罡寶劍，一到後花園中，吩咐小使們預備下桌子，香花、燈燭、新紙筆、黃紙等物，放在桌案中。吩咐侍從人等俱退出去了，又不許在外窺看，自己關了門。只待那天交三鼓，周公走至桌前，把自己之金冠摘下，打散了頭髮，將《天罡神書》取出，照定上面的符篆，用新筆寫上一一硃砂在黃紙上面書道靈符，左手提劍，右手焚符，念咒罷，用天罡劍往上一指，只聽得起一陣怪風，風響過，從空落下一朵煙雲來，托著一員天將，好不利害也：

頭戴金盔生煞氣，面如黑染豎濃眉，眼似鼇山燈盞，

鬚鬚一部硬如針，竹節鋼鞭手內擎，上天敕旨封大帥，「黑煞」二字鬼神驚！

一聲響，法身立在案桌之外，躬身道：「法官喚吾神那裡使用？」周公忙閉雙目，口言：「無事不敢冒瀆尊神，明日巳時，乃桃花女出嫁之時，借力與我前往任太公家等候，看他上轎的時候，可用鋼鞭把任桃花打死轎內後，請歸本位。」只聽得「遵法旨」一聲，開目就不見了。又把第二道靈符化了，甚是靈速，早從空下了一位披頭散髮，渾身穿孝，右手提了一個黃磁罐，左手拿了一根喪棒兒，這位神是專管人間喪事，乃喪門正神也。周公見此位神將威威迫人，忙閉了二目，乃神躬身問差使，周公又言：「不敢冒瀆尊神，明日巳時，有任桃花的彩轎到門，煩上聖在大門左邊等候。倘任桃花一下轎來，仗神威靈將他衝死後，請回本位。」有神聖言：「領法旨！」化一陣風，也不見了。周公又忙化第三道靈符，請來了弔客尊神，又請他在右邊把守，必要把任桃花衝死，方許回本位。